

唯物論史論叢

普列漢諾夫著

人民出版社

23

1

B51

2

唯物論史論叢

普列漢諾夫著

王太慶譯

洪謙校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五三年・北京

書號：1406
唯物論史論叢

著者：	普列漢諾夫
譯者：	王太慶
校者：	洪謙
出版者：	人民出版社 (北京東總布胡同十號)
發行者：	新華書店
印刷者：	北京新華印刷廠 (阜成門外北禮士路)

字數：151,000
印數：1—20,000

一九五三年十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三年十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一九四六年柏林版出版社序

普列漢諾夫「唯物論史論叢」一書於一八九六年第一次出版，就是用德文寫的。有一個完整的俄文版，初次出版於一九二二年，即在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以後。

在普列漢諾夫遺留下的哲學著作中，這一本書無疑地是最好的著作之一。列寧在有一個地方指出：「……那些並不追溯到康德，而是一方面追溯到馬克思以前的哲學唯物論，另一方面追溯到辯證唯物論的學生們（馬克思的。——柏林版編輯部），曾經作出特別完整的和有價值的辯證唯物論的陳述，曾經指出他（馬克思。——譯者）闡明了哲學和社會科學全部新發展的合乎法則的、必然的產物。我只須舉出貝爾托夫（Bertoff）先生的俄文名著和德文的「唯物論史論叢」（施圖加特，一八九六年）來證明。」（「列寧全集」，俄文第三版，第二卷，第四一一頁，「再論實現論問題」）

開始的兩篇論文對十八世紀法國唯物論的學說作了一個深入的分析，這一派唯物論最好的代表是霍爾巴赫和邁爾維修斯。

● 普列漢諾夫的筆名，曾用來發表他的「論一元論歷史觀的發展」一書。——柏林版編輯部

資產階級的哲學家們詆毀法國唯物論者的學說，把他們說成詭辯派和不道德的人而加以輕蔑的論述。普列漢諾夫和資產階級哲學家相反，指出了法國唯物論者的學說的真實內容。他特別注意陳述霍爾巴赫和邁爾維修斯的歷史觀，並且批判地加以分析。他指出十八世紀法國唯物論是革命的資產階級反對僧侶、貴族和君主專制的鬥爭在觀念形態上的反映。法國唯物論者們尖銳地攻擊宗教，激昂慷慨地抨擊僧侶階級。「他們早在那位好博士吉奧丹（Guillotina，法國議員，主張廢止斬首，用一種機械來執行死刑；斷頭台 [Guillotine] 即因他得名。——譯者）之前，就把上帝送上了斷頭台。他們恨上帝，就像恨一個個人的仇敵一樣。恣意專橫的、好報復的、殘忍的專制君主，和猶太人的耶和華一樣，使他們作爲人和作爲市民的高貴的感情激動起來。」（參看本書第四七頁）

法國唯物論者對封建制度作鬥爭。普列漢諾夫論到這些唯物論者時說：「它的（資產階級的）最優秀的信徒們，那些有熱忱和理智的人，夢想着一個理性的國度，夢想着一種普遍的幸福，夢想着地上的天國。」（參看本書第三五——三六頁）

他們還看不到資本主義所帶來的那些社會的對立。法國唯物論因而受到歷史的不可避免的限製。作爲資產階級革命的思想家，他們爲資產階級的財產辯護，照他們看來，這是每個人類社會內在的一種特質。資產階級在他們看來是國家最勤奮、最有教養的部分。然而普列漢諾夫說得對：「他（霍爾巴赫）在今天的資產階級面前是會害怕起來的。」（參看本書第三二頁）

普列漢諾夫指出，形而上學的法國唯物論在說明社會發展法則方面是毫無根據的。在這一方

面，法國唯物論者並沒有超出唯心論的觀點，並不能解決他們體系中的矛盾：人們的觀念爲社會環境所決定，而社會環境又爲人們的觀念所決定。決定環境發展和「觀念」發展的法則，他們並沒有發現。

在論述馬克思的那一篇裏，普列漢諾夫初步指出，德國辯證唯心論，對於科學地說明自然法則和社會發展法則這一個問題，並沒有解決，並且也不能夠解決。黑格爾的辯證法和法國唯物論者的形而上學觀點比起來是一大進步，然而只是唯心論的，是不能表述出世界發展的真正法則的。

十八世紀哲學中的根本矛盾，復辟時代的法國歷史學家們也不能解決。如普列漢諾夫所指出，十八世紀哲學的積極方面在於把經濟利益看作政治運動的基礎。然而社會經濟結構的起源和發展，十八世紀哲學却不能說明。當它試圖說明這一點的時候，就重新墜入人性的特質、侵略者的「天性」等含混的看法中去了。

在論述馬克思的那一篇裏，普列漢諾夫指出，無產階級的思想家馬克思首先把哲學安置在一個真實的科學基礎上。把辯證唯物論擴展到社會知識上並發現了社會發展法則的馬克思，首先使關於社會的科學成爲一門和自然科學同樣精確的科學。普列漢諾夫指出，馬克思主義是人類思想許多世紀的發展所得出的必然成果，馬克思主義是在批判過去全部理論遺產並加以發展的基礎上創造出來的。馬克思主義解決了以前的理論思想所不能突破的一切矛盾。馬克思主義證明了人類社會發展的過程是一個有法則性的過程，是爲社會的物質存在條件所決定、爲生產力的發展所決定的。普列漢諾夫指出了馬克思所發現的這個社會發展法則的本質，並且從社會生產和人類精神

發展的領域中——從藝術、文學、道德、科學以及哲學本身中，引證了豐富的史料，說明馬克思所完成的那個偉大的科學革命。普列漢諾夫指出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巨大作用，它以關於社會發展法則的科學知識武裝了全世界的無產階級，使它具有科學預見的力量。

這一本書裏對馬克思主義歷史理論的闡述，和普列漢諾夫其他最好的書裏一樣，針對着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以及資產階級對馬克思主義的批評作尖銳的論戰。

這一本書裏的論述，對於社會史這門科學的發展前途，也是極其樂觀的。普列漢諾夫進而指出，在馬克思所發現的社會發展法則的基礎上，已經為科學的進一步發展創造了一片巨大的活動領域。他寫道：「這個領域……是屬於我們的，基礎已經得到了，工作已經在無可比擬的大師手裏開始了，我們只須繼續下去。」（參看本書第一八九頁）

「唯物論史論叢」是普列漢諾夫在他活動的最好的時期中寫的，直到今天並沒有失去它的意義。

這一版是照一八九六年德文版重印的。在這一版中，也採取了俄文本關於霍爾巴赫一篇的若干部分，這些部分是普列漢諾夫為適應俄文翻譯而寫出的，同時是這個論叢中在作者生時用俄文發表的唯一的一篇。不遑俄文本所缺的地方仍據原版，那些缺文顯然是通過沙皇檢查機關而刪去的。

前言

通過我請求德國讀者批評的這三篇研究作品，我希望對於了解和說明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十九世紀理論思想界最偉大的成就之一——有所幫助。

我很明白我自己，知道我這點幫助是有限度的。如果要想明白地指明上述歷史觀的全部價值和整個影響，就必須要寫一部完全的唯物論史。因為這樣的一件工作我是不可能做到的，所以我必須限定一個範圍，就是通過這幾篇專論，把十八世紀的法國唯物論拿來和近代唯物論比較一下。

從法國唯物論的代表人物中，我選定了霍爾巴赫 (Holbach) 和藹爾維修斯 (Helvétius)。這兩個人在我看來，在許多方面都是極其重要的思想家，而直到現在還沒有足夠地加以評價。

人們總是駁斥和毀謗藹爾維修斯，却並沒有下功夫去了解他。我對於他的著作的敘述和批判，可以說是是一片處女地上的工作。我只能用我在黑格爾和馬克思的著作中所見到的少數顯而易見的要點來當作指標。至於我在哲學方面得自這兩位大師的東西，我是否已經正確地利用了，這個判斷我是不能下的。

霍爾巴赫，作為邏輯家，並比不上藹爾維修斯勇敢；作為思想家，也比不上藹爾維修斯革命，

他在當時已經被認為沒有「精神論」一書的作者那麼「shocking」（驚人）。他沒有講爾維修斯那樣驚人，大家對他的評論也比較和善一點，對待他也比較公平一點。雖然如此，他也只不過被人了解一半而已。

一種唯物論的哲學，和每個近代哲學系統一樣，必須對兩類事實有所說明：一方面是自然界的事實，另一方面是人類歷史發展的事實。十八世紀的唯物論哲學家們，至少其中那些和洛克有關係的人，都是既有他們的自然哲學，也有他們的歷史哲學的。我們只須留心讀一下他們的著作，便會對這一點深信不疑。因此哲學史家有了一個無可爭辯的工作，就是既要說明和批判法國唯物論者的自然觀，也要說明和批判他們的那些歷史觀念。這個工作現在還沒有做到。譬如說一個寫哲學史的人在講霍爾巴赫的時候，通常總是注意他的「自然系統」，而從這本書中拿來作為研究對象的，總是限於自然哲學和道德學方面。霍爾巴赫對歷史的看法，散見在他的「自然系統」和其他著作中相當豐富，却並不為哲學史家所注意。因此一般人對這些觀念毫無所知，對霍爾巴赫的印象極不完全而且錯誤，乃是毫不奇怪的事。此外如果我們還注意到法國唯物論者們的倫理學幾乎經常被人曲解，那麼我們一定會承認對於十八世紀法國唯物論史的論述，有很多地方是必須加以修正的。

同時我們必須掌握一點，即我們在上面所指出的那種特殊的作風不僅存在於一般的哲學史中，而且存在於若干唯物論專史裏面——當然這一類專史到現在數目還很少——例如德國人朗格（C. A. Lange）那一本被認為經典著作的書和法國人儒勒·蘇立（Jules Soury）的書便是。

至於馬克思，我們只須指出，不管是寫一般哲學史的歷史家，還是寫唯物論專史的歷史家，對於他的唯物史觀都是不願意提起的。

如果一根棍子已經被弄得向一邊彎了，要把它重新弄直，就必須把它向另外一邊扳。我在這幾篇「論文」中，就是迫不得已而做像這樣的事。我必須首先把所要討論的思想家們對歷史的看法陳述出來。

從我個人榮幸地置身的那個學派的立場看來，「思想只不過是在人腦中改造和翻譯了的物質」。如果願意從這個立場去研究觀念的歷史，就必須下一番功夫去說明一個時代的觀念怎麼樣以及以何種方式爲它的社會情況所造成，亦即歸根到底怎麼樣爲它的經濟關係所造成。作出這樣一個說明，乃是一種巨大而有意義的任務，這個任務的完成將會使觀念形態史的面貌煥然一新。我在這幾篇研究作品中，還是想完成這個任務的。只是我對於這個工作，不能作應有的注意，其實理由是非常簡單的，就是在詳細討論觀念爲什麼發展以前，我們必須首先弄清楚觀念是怎麼樣發展的。應用在這幾篇論文的對象上，這不外乎是說：我們如果要說明爲什麼唯物論哲學這樣發展了起來，像我們在十八世紀的霍爾巴赫和蔣爾維修斯身上以及十九世紀的馬克思身上所見到的那樣，就必須首先指出，經常被人誤解甚至完全被人歪曲的這種哲學實際上是什麼。在進行建築之前，必須騰空地基。

還有一句話。也許有人發現我對於這裏所討論的思想家的認識論並沒有作充分深入的研討。關於這一點，我必須回答說，對於精確地重述他們在這一點上的看法，我是絲毫沒有忽視的。不

過，我不是屬於那種現在流行的認識論煩瑣學派的人，所以我無意於對那種全然次要的問題作詳細的研討。

格·普列漢諾夫

一八九六年新年，於日內瓦。

內 容 提 要

本書是普列漢諾夫早期著作之一。列寧對它作了肯定的評價，認為作者追溯到馬克思以前的哲學唯物論和辯證唯心論，作出了特別完整的和有價值的辯證唯物論的陳述。它指出十八世紀法國唯物論是當時革命的資產階級反對僧侶、貴族及君主專制的鬥爭在觀念形態上的反映，批判了霍爾巴赫和龍爾維修斯，並進而概略地說明這種唯物論與辯證唯物論之間的根本區別，以及馬克思主義以社會發展法則的科學知識來武裝全世界無產階級的巨大的理論作用。

EL67/114

G. W. Plechanow

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DES MATERIALISMUS

Verlag der Sowjetischen Militär-
verwaltung in Deutschland
Berlin, 1946

本書根據柏林德境蘇聯軍政府出版社一九四六年版譯出

目 錄

一九四六年柏林版出版社序

前言

霍爾巴赫

邁爾維修斯

馬克思

譯後記

1

17

17

101

霍爾巴赫

我們要想來講一位唯物論者。可是唯物論究竟是個什麼東西呢？

我們來問一問我們同時代的最偉大的唯物論者吧。

恩格斯在他的傑出的小冊子——一八八八年施圖加特出版的「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中說：「一切哲學裏，特別是近代哲學裏的重大的根本問題，是求問『思維』和『存在』的關係的問題。……不過只有在歐洲人從基督教中古時代的長期冬眠中醒來之後，這個問題才能够完全明確地提出來，纔能够獲得它的全部意義。此外研究『思維』對『存在』的地位的問題，在中古經院哲學裏，也有它的重要地位，問題就是：精神和自然哪一個是根本的？——這個問題對於教會來說，便尖銳化而成為究竟是上帝創造了世界，還是世界原來就存在？

根據對這個問題解答的方式，哲學家們分成了兩大陣營。那些斷言精神先於自然、因而歸根到底承認某一種創世說的哲學家們，……組成了唯心論的陣營。另一些把自然看成根本的哲學家們則歸屬於各種不同的唯物論學派。」①

① 恩格斯：「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一九三九年莫斯科版，第一五——一七頁。——柏林版編輯部

照恩格斯說來，唯物論者就是把自然看作根本要素的人；霍爾巴赫對於這個定義是會非常樂於承認的。我們所謂動物的心靈生活，對於他只不過是一種「自然的」現象，在他看來，要解決自然提供給我們的那些心理問題，是無需乎越出自然之外的。這種看法，和一般人一再毫無根據地加在唯物論者身上的那些武斷的說法，實在相去很遠。當然，霍爾巴赫在自然中只見到了物質或「一些不同的物質」，他還承認古人的四種元素或基素：地、水、火、風；我們不要忘記了，他是在一七八一年寫的。正因為如此，他在自然之中，只承認物質或幾種物質、運動或一些不同的運動。達密戎(Damiron)之類的批評家們，便相信在這一點上可以抓住我們的唯物論者。他們把自己對於物質的概念強加到唯物論者身上，然後從這個概念出發，得意洋洋地證明物質不足以說明全部自然現象。要手段是很容易的，不過這是愚蠢的。這一類的批評家們心裏不明白，或者裝得好像不明白人們對於物質是可以有一個與他們不同的概念的。霍爾巴赫說：「如果我們把

● 參看：「從自然中抽引出來的良知——繼承墨斯烈神父的遺志而作」，共和元年巴黎版，第一卷，第一七五頁。

● 「最廣義的自然，就是由集合我們在宇宙中所看見的各種不同的物質及其各種不同的結合和各種不同的運動而成的大全。」（「自然系統或物體世界與道德世界的法則」，一七八一年倫敦版，第一卷，第三頁。）

● 而照達密戎看來，物質是不能有思想能力的。何以呢？「因為物質並不思想，並不進行認識，並無行為。」（「十八世紀哲學史參考資料」，一八五八年巴黎版，第四〇九頁。）這是一種多麼令人奇怪的邏輯啊！此外伏爾泰(Voltaire)和盧梭(Rousseau)在他們反對唯物論的鬥爭中，也在這一點上犯下了錯誤。伏爾泰斷言「每一種活動的物質都指示我們有一種非物質的東西在推動它」。在盧梭看來，物質是「死的」，他從來不「能够設想一個活動的分子」。

自然了解成一堆死的、沒有特性的、純粹被動的材料，那麼毫無疑問我們是會不得已而在自然之外去找運動原則的；不過如果我們把自然了解成實際上的自然，了解成一個整體，它的各個不同的部分都有不同的特性，都適應着這些特性而活動，彼此之間都有不斷的作用與反作用，都有重力，都引向一個共同的中心，而另外一些部分則離心外引，向外圍運動，各個部分都互相吸引與排斥，結合與分離，通過它們繼續不斷的分合聚散，使我們所看見的一切物體形成與消散，那麼，我們便不必乞靈於那些超自然的力量，就能說明我們所見的事物和現象之所以形成了。」^①

洛克已經承認了物質可以被賦予思想的能力。這個說法，在霍爾巴赫看來，「即使在神學的假設中，就是說，假定有一個推動物質的全能本體」^②，也是一個可能性最大的假定。霍爾巴赫的結論是非常簡單而事實上具有極大的說服力的：「因為人是物質，只對於物質有觀念，而人是有思想的能力的，所以物質能够思想。換句話說，物質能够有一種獨具的變更作用 (Modification)；這種作用，我們稱之為思想。」^③ 這種變更作用依靠什麼東西而存在呢？關於這一點，霍爾巴赫提出了兩個假設，在他看來，這兩個假設是具有同樣大的可能性的。我們可以假定，物質的感覺能力「是一種為動物所特有的組織，結合的結果，因而一個死的、沒有感覺的物質，一旦『動物化』了，也就是說，如果它與一個動物結合了、同化了，便不再是死的，而是變得有感覺的能力了。」我們豈

① 「自然系統」，第一卷，第二一頁。我們是由一七八一年版引證的。

② 「良知」，第一卷，第一七六頁。

③ 「自然系統」，第一卷，第八三頁，註二六。

不是每天都看見牛奶、麵包和酒轉變成一個有感覺的人的體質嗎？這些死的物質變得有了感覺，就是因為它們與一個感覺體結合的緣故。另一個假設，就是狄德羅在他那篇值得重視的「達朗倍與狄德羅的談話」中所說明的那個假設。狄德羅寫道：「有一些哲學家們，相信感覺能力是物質的一個普遍性質；在這個場合，追求我們就其所產生的作用而認知的這種性質的來源，是沒有用處的。我們如果採取了這個假設，便會用類似於將自然中的運動分爲二類、一種名爲活力、一種名爲死力的方式，將感覺能力分爲二類，一種是活動的或活的，一種是不活動的或死的，這樣，一種實體的動物化，便只是拋棄掉阻礙它變得活動和有感覺的那個障礙而已。」

無論如何，不管我們對感覺能力採取那一種假設，霍爾巴赫說：「一個與我們所謂人的靈魂類似的非物質的東西，是不能够作爲感覺能力的支柱的。」

讀者也許會說，不管這兩個假設中的哪一個，就充分的明確性來說，都是不夠的。我們知道這一點的，霍爾巴赫也和我們一樣是知道這一點的。我們稱之爲感覺能力的這一種物質的性質，是一個非常難解的謎。霍爾巴赫說：「然而，我們身體的那些最簡單的運動，對於每一個對這些運動深思過的人，同樣是一個難解的謎。」

●「自然系統」，第一卷，第九〇——九一頁。拉梅特利(Lametrie)也認爲這兩個假設幾乎有同等的或然性。朗格極不公平地說他有一種偏見，我們要確認這點，只消讀一讀「靈魂論」第六章就夠了。拉梅特利甚至相信「一切世紀的一切哲學家」（當然除去笛卡爾派）都承認物質裏有「感覺的能力」。（參閱「拉梅特利集」，一七六四年阿姆斯特丹版，第一卷，第九七——一〇〇頁。）

●「良知」，第一卷，第一七七頁。